

中华经典藏书

# 周易

郭彧译注



中華書局

中华经典藏书

# 周易

郭彧 译注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易/郭彧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6(重印)  
(中华经典藏书)

ISBN 7-101-05277-0

I. 周… II. 郭… III. ①周易-译文②周易-注  
释 IV. B2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02899号

- 
- 书 名 周 易  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藏书  
译 注 者 郭 彧  
责任编辑 翁向红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06年9月北京第1版  
2006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张14 $\frac{3}{8}$  插页2 字数190千字
- 印 数 6001-12000册  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5277-0/K·2353  
定 价 22.00元
-

# 序

《周易》一书作为中国早熟的思想文化体系，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，已为世所公认。《周易》被称为六经之首，就是一种证明。传说孔子著《十翼》以解释和阐发易之道，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沿袭“象以尽意”，超越常规语言，或以诗或以寓言阐发自然之道，禅宗“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”，弘扬“自性”开悟之道，由此表明中国传统儒、道、佛三家，实际上都有以《周易》为源头活水的意味。不过必须承认，《周易》是一部非常难解之书。特别是上世纪初，中国经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而与传统文化断裂，以及随着教育制度“西化”对中国特长之“象思”集体失去记忆，从而从那时至今，使几代学人进入《周易》和领悟其本真本然之意，变得非常困难。这里发生的问题在于，《周易》产生的思维方式，显然不是在教育制度“西化”中所接受的理性的逻辑概念思维。但是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降的学人，却恰恰是用这种与《周易》不相应的思维方式领会《周易》。

简要地说，《周易》的“象思”可以归结为“观物取象”和“象以尽意”。这八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却字字千钧，内含“象思”无限深邃之意蕴。这里的“观”，首先

是指具体直观，但是却不归结为具体直观，而是包含超越直观的许多层次。如意象之观、理智之观等等，一直到《老子》所谓“大象无形”之观。在道家那里，“大象无形”之观，就是体道而通于道的悟性之观。《老子》所说的“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，常有，欲以观其微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，正是描述体悟而通于道之观。可知，对于古代巫师借《周易》作种种预测的“观物取象”之观，决不能认为只是具体直观。就是说，这种“观物取象”之观乃是经过观的多层次而达到悟性之观。唯如此，才能在天地人“三才”一体相通中，或在与动态整体之易道相通中，作到接近事情本真的预测。不难理解，“观物取象”之“象”，乃是与“观”的层次相适应。只有进入悟之“观”，才可能领悟“大象无形”之“象”。或者说，由此才能进入天地人“三才”一体相通的境界，并在此境界中，以通于“大象”之象“尽意”。因此，“取象”之“取”和“尽意”之“尽”，并不是说有现成之“象”或“意”摆在眼前待取，而是要经过如《老子》所说“玄之又玄”的体道和悟道过程，才能有所“取”与有所“尽”。

由各种经典展现的不同思想文化，其所以本质不同，都因其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。因此，为能本真地领会和把握一种思想文化，就必须首先对于不同经典得以产生的思维方式有所领会。现在的中国学人，对于《周易》以及其他中国传统经典在领会上发生的问题，如前述，就在于对于这些经典产生的“象思”失去

记忆。这样，首先在领会经典本真之意上就发生进不去的问题。概念思维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学人的思维定式。例如，有人写文章解读《庄子》时，提出其文的逻辑起点如何，逻辑结构如何。不难看出，这种提问方式和观察视角，就不对。这种思维方式，不仅与《庄子》之文诗意的寓言不相干，而其所论，其结果也只能是生硬地切割和肢解庄文。对于《周易》的研究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。

但是，近来读郭或先生注译《周易》，却使我眼前一亮。郭先生称自己的《周易》之书为“新注释”，读之确实能感到其新。而其新主要表现在体察视角的转换，把作为《周易》思维根本点的“象思”和借助“象思”解读《周易》突显出来。这首先表现在消除对王弼的误解。许久以来，王弼一直被认为是《周易》从象数研究到义理研究转向的始作俑者。甚至把这种转向，称为“王弼扫象”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而且正是王弼在《周易略例》中，把《周易》思维的“象思”特点明确地指出来了。所谓“意以象尽；象以言著”。在由这八个字所表达的思维活动中，“象”的中心地位非常清楚。事情本身的“意”或其本真本然，或“道”之意，都是由“象”尽之。这个“象”既表现在阴阳爻的卦爻符号，又表现在卦爻辞的语言。所谓“象以言著”，不过是说卦爻辞的语言在《周易》那里也没有离开“象”这个中心，言所著的仍然是“象”。也就是说，对《周易》卦爻辞的领会也要以“象”为出发点，能区分出《周易》卦爻辞之语言不同于纯义理的概念语言之

特点,或者说要把握《周易》卦爻辞“象语言”(此“象语言”概念为南京大学教授李曙华与我通信讨论“象思维”问题中提出,很有创意。——老树注)的特点。

正是由于郭或先生找到了适合领会《周易》本真的视角,或如他所说的“观象系辞规则”,所以他解释《周易》时能出新,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这个新视角就是“象思”的视角,它超越了把卦爻辞只看作纯义理的概念语言的视角,而能看到卦爻辞在本质上乃是以语言筑象,因此在本质上卦爻辞仍然是“象以尽意”。这样,在对卦爻辞的领会上,就不限于字义层面,更重要的还要从其筑象的层面,领会其“象以尽意”的本真本然。不难看出,郭先生开其对《周易》的新解,对于许多卦辞爻辞作出与流传诸解不同的新解,盖源于这样对卦爻辞的新认识。同时,可以看到,郭先生这种新研究和发现,也是他长期研究易学史而能继承先贤和前辈洞见的结果。如他指出,早在汉代,西汉焦贛在《易林》中就把“象”之于《周易》的根本性指出来了。而现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,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焦贛在《易林》中关于“象”的观点。郭先生这种研究,还使他对于《说卦》能提出崭新的观点,如指出虽然《说卦》出书比其他《易传》晚,但其后面所说的八经卦之“象”的内容,却是最古老的文字。郭先生由考据所作的这一发现,意义重大。因为,《说卦》八经卦之“象”内容非常古老,正好说明先圣原初对卦爻系辞,正是从“象”出发,是以言筑象来“象以尽意”的。

明确了卦爻辞除了概念义理层面,还有超越概念义理的“象”层面,对于领会《周易》本真内涵,具有关键意义。就是说,在《周易》中有两种“象语言”:阴阳爻的“象语言”和卦爻辞的“象语言”。两种“象语言”都是为了达到“象以尽意”的目的。但是,问题揭示至此是否就结束了呢?还没有。因为,《周易》之“象”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;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体一体相通的。如郭先生揭示许多卦爻辞,从其“象”的层面看,包含不少描述卦的转化,而描述卦爻的可转化性,也即描述卦爻的动态整体性。这就提出了如何把握具有动态整体性的“象”之问题。显然,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,还没有现成的答案。因此,我认为郭先生的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。他注译的《周易》具有开风气的韵味,是值得一读的。但是,此间问题还多多,还有待深入研究。如“象”和“象以尽意”,因“象”的动态整体性而非常复杂。在我看来,无论阴阳爻的“象语言”,还是卦爻辞的“象语言”,都因其动态整体性,而具有不确定性。因此,其“象”是否只有一种?显然,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。以上所述,是我在读郭彧先生大作时所思所想的一些看法,就以这一读后感为之序。

王树人(老树)2006年5月11日于  
北京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

序

五



# 前 言

《周易》向来被称作“六经之首”。今见通行本《周易》有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两部分。《易经》里有六十四卦的符号及卦名，还有卦辞与爻辞。据说成于西周（前1046—前771）初年，是用以取代龟卜的占筮之书。倘若如此，《易经》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。据说《易传》是出于孔子（前551—前479）。倘若如此，《易传》的历史也有二千五百多年。今见通行本《易传》有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和《杂卦》七篇。古人分前三篇各为“上”与“下”两篇，于是共成十篇，也称作“十翼”，意思是辅翼于《易经》的解说文字。

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周易》，是东汉灵帝熹平年间（172—177）刻石而定的“通行本”。距今也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。早在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就有一些运用《周易》进行占筮的卦例（计有二十二条）。历代解说《周易》的书，可谓汗牛充栋。南宋的郑樵针对《周易》的学问，说“《易》有十六种学”，主要有“传学”、“注学”、“章句学”、“图学”、“数学”、“彖纬学”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古今的易学著作将近有七、八千种，现存于世的也近三千种。今天我们看到历代解释《周易》的主要著作，在清修《四库全书》经部易类里面，

有《子夏易传》至清代翟均廉的《周易章句证异》一百六十八部。在2002年4月完成的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经部易类里面，有《帛书周易》至《古三坟书》一百四十三部。至于民国以来的大量易学著作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。在众多的易学著作中，就其历史影响程度而言，大概要算魏王弼的《周易注》、唐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两部书的影响面最大。其后北宋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和南宋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也对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易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。近代以来有较大影响解释《周易》的著作，主要有尚秉和的《周易尚氏学》和高亨的《周易大传今注》两本书。

历来对《周易》的解释，分为两种派别。一是“义理派”；一是“象数派”。如，王弼、程颐、高亨等就属于前者；李鼎祚、尚秉和等就属于后者。当前对《周易》的解释，也有两种情况：一种观点把《易传》看成是《易经》的唯一标准解说，认为“孔子作的《易传》”已经把《易经》的深邃涵义发掘殆尽，只要遵循《易传》为标准进行再解释就可以了；一种观点认为《易经》的卦爻辞与卦象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，要通过“寻言以观象”和“寻象以观意”的方法对《易经》进行全面的解释。

尚秉和前辈说：“悲哉，《易》之为书！自东汉迄今几两千年，总九经之注不如《易》一经之多，而《易》义之晦自若也，误解相承如故也。李刚主曰‘《易》两千年在漆室中’，真信心之言也。盖《易》之为书，义尽在经中，说皆在经外……夫易说、易象，解《易》之根本

也。观春秋人说《易》，无一字不本于象，其重可知。失其说，亡其象，而强诂之，不犹瞽者之辨黑白、聋者之听音声乎？必无当也。”《周易》的符号系统，必须事先赋予其一定的含义，也就是事先制定一些“规则”，然后才能“观象系辞”。否则，今见《说卦》后面的“乾为天”、“坤为地”、“震为龙”等说八经卦的象征意思，就会毫无用处；《系辞》中所谓“圣人设卦，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”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

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卦有卦辞，爻有爻辞，其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虚系上去的，都有其“观象”的依据。那么，都有些什么“原象”可观呢？

清代的大学者黄宗羲于《易学象数论·原象》中说：“圣人以象示人，有八卦之象、六画之象、象形之象、爻位之象、反对之象、方位之象、互体之象，七者而象穷矣。后儒之为伪象者，纳甲也、动爻也、卦变也、先天也，四者杂而七者晦矣。吾观圣人之系辞，六爻必有总象，以为之纲纪，而后一爻有一爻之分象，以为之脉络。学《易》者详分象而略总象，则象先之旨亦晦矣。”如果按照黄宗羲的说法，只用“原象”而不用“伪象”，就能够把《易经》的卦爻辞解释明白，那么就没有必要涉及“伪象”和汉代人的一些衍生象了。

魏王弼于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说：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；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；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以

忘言；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以忘象。”后来有人说“王弼扫象”，这确实是对他的误解。如果他没有把《易经》中的卦象看得十分明白，怎么能说出如此精辟的话来！以笔者读书所见，历史上最能把卦象看明白的人，似乎只有王弼和黄宗羲二人而已。例如，以旅卦上九言“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号咷，丧牛于易”来说，就本卦看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有所理解，只有到其对卦（雷火丰）里才能找到答案。旅卦上离为“雉”，反转成丰卦，离居下，二至四互巽为木，转喻树上之鸟巢，离入互巽，是“鸟焚其巢”；旅卦下艮伏兑为“笑”，丰卦下震为“善鸣”之马，岂不是“先笑后号咷”？丰上卦之震，由坤变来，坤为“牛”，于田边界“丧牛”，初爻变而成震，因而说“丧牛于易（易，通“场”）”。又如“丧羊于易”，震变中爻成兑为“羊”，兑“丧”中间一易（古阳字）成震而没有“羊”象，正是“丧羊于阳”。又如大有卦六四爻辞说“匪其虺”，历史上只有虞翻主张是“虺”字，而多数人则作“匪其彭”。《左传》里有把“巫尪”（鼻孔朝天的残疾人）烧死以求雨的记载。看卦象，有互兑为“巫”，伏艮为“鼻”，离为“火”，正是把巫尪烧死之象，通过“寻象”而知此“虺”字是原系之字，作“彭”字是错误的。又如否卦六三爻辞说“包羞”，从卦象上看，是用布包裹着寡发老妇的头，而解作“包裹熟肉”，就成了望文生义的笑话等等。许多事例都说明，解释卦爻辞的确是一个“寻言以观象”和“寻象以观意”的过程。一旦把卦爻辞解说明白，当然就可以“忘言”、

“忘象”了。在没有把卦爻辞解读明白之前，岂能“扫象”？

尚秉和先生的《周易尚氏学》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著，就是能多多采用西汉焦贛《易林》中所说之“象”。今天，如果我们能够依据《说卦》后面专说八经卦之象的内容，并结合《象传》的提示，仔细“寻象”，透过“象”去观察当初那位圣人写出卦爻辞的本意，把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解说通顺，对《易经》的解读有所突破，从而更加深刻地发挥其哲学方面的涵义，这应该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。

历史上都说“十翼”是孔子的著作，似乎《说卦》也不会例外。可是，如果说《说卦》是孔子揣摩当初那位先圣的意图而写出来的，那么孔子的揣摩结果，能完全符合当初那位圣人事先所依据“观象系辞规则”吗？

为什么当初的那位先圣，能够前后一致而不相互矛盾地“观象系辞”？而今天用《说卦》里所说的八经卦之象，竟然能够通过“寻言以观象”和“寻象以观意”，把大部分的卦爻辞解读明白？

想来想去，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：今天所见到《说卦》后面说八经卦之象的内容，应该是非常古老的！

笔者的考证结果是：今天见到的《说卦》后面说八经卦卦象的内容，是秦汉之际已经失传，《帛书周易》里面没有，直到汉宣帝时才发现的内容，原先称作《卦下易经》。从表面上看，今天看到的《说卦》是“十翼”中最晚成书的著作，而从其后面的内容看，则

又是最为古老的文字。

笔者曾聆听王树人先生(老树)有关易学“象思维”的报告,又蒙王先生惠我《回归原创之思——“象思维”视野下的中国智慧》大作一本。在我三易其稿重新注释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时候,又把这本书温习了一遍。王树人先生说:“概念思维无论多么重要,但它总离不开‘象思维’这个整体和本原。用王弼的话来说,就是‘尽意莫若象’或‘意以象尽’。”这就更增加了笔者的信心,决定用《说卦》所说的八经卦之象的内容,把注释继续作下去。结果,越作越觉得《说卦》里面所说三画八经卦之象的内容,就是当初给六画卦系上卦爻辞的那位先圣所依据的“观象系辞规则”。也就是说,这一部分内容应该是早于《易经》的文字。

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地进入《周易》的世界,笔者在这里先把有关《周易》的一些专有名词解释一下。

**爻画:**六十四卦,都是由两种爻画构成的:阳爻和阴爻。阳爻的符号是——,阴爻的符号是--。《周易》用文字表示时,阳爻称“九”,阴爻称“六”。

**爻位:**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个爻位,按规则从下往上数,最下位称“初”,最上位称“上”,余四位分别称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比如乾卦的六爻都是阳爻,从下往上数就是: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;坤卦的六爻都是阴爻,从下往上数就是: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上六。

**八经卦:**指乾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艮、兑、巽八个最早

的卦。它们都由三爻构成，所以叫做三画卦。用这八个卦以不同的顺序重叠组合，就构成了六十四卦。

六画卦：指由上下两个八经卦相重而衍生构成的六十四卦。它们每卦都有六爻，所以又叫六画卦。

互卦：六十四卦中，古人把二至四的爻位、三至五的爻位组合形成的三画卦，称作“互卦”。互卦还可以衍生其他卦，如古人把相邻的四个爻画成五个爻画看成一个或两个八经卦，称“大互”卦；还可以把相同相邻的两个爻，当作加厚的一爻来看，组成一个三画卦，就是“夹画”卦象，如大壮卦可以看作夹画兑卦。

比应和敌应：六十四卦每一卦的爻位之间都有关系，初与四、二与五、三与上形成了相互对应的关系。如果是阳爻阴爻相对，就称作“比应”（或称作“正应”），如果是同性相对，就称作“敌应”。

当位、不当位：一卦中如果阴爻居在二、四、上位，阳爻在初、三、五位，就说“当位”；如果阴爻在初、三、五位，阳爻在二、四、上位，就说“不当位”。

得中得位：爻位的对应关系中以二与五的对应状态最为重要。如果阴爻在第二位，或阳爻在第五位，就说“得中得位”。

覆：六十四卦之间相互有密切的关联，唐代的孔颖达针对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对偶性说：二二相偶，非覆即变。所谓“覆”，就是把原来的六画卦整体反转过来，又形成一个新的卦象，而各爻的阴阳性质不作变动。如屯卦可以覆为需卦等。

变：也称“伏”，专用于乾、坤、坎、离、大过、颐、小过、中孚这八个卦。这八个卦，反转之后还是原来的卦象，于是就改变六个爻的阴阳属性，所得称“伏卦”。如，乾卦变成坤卦，坤卦变成乾卦等。

战：阴爻遇阳爻称为“战”。

乘：上对下为“乘”。

象：象者，断也。统括一卦卦象意义的文字。

象：解说卦象和爻象的文字。总释一卦之象的叫“大象”，分说一爻之象的叫“小象”。行文中统称为“象”。

另外，需要预先说明的是，笔者认为，以《说卦》里所列出的八经卦的卦象就可以充分地解读《易经》里的卦象了，如乾为天、坤为地、震为龙等，所以文中所引八卦之象，均来自《说卦》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可以参看附录中的“卦象统计表”。

笔者万分有幸的是挖掘得到了当初那位先圣的“观象系辞规则”并看明白了《象传》的隐语提示，反复再三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定稿。至于这本《周易》注译的水平如何，那就要请广大读者评价了。

郭 彧

定稿于2006年7月



# 目 录

## 易经上

一	乾	.....	2
二	坤	.....	9
三	屯	.....	17
四	蒙	.....	24
五	需	.....	29
六	讼	.....	35
七	师	.....	40
八	比	.....	46
九	小畜	.....	51
十	履	.....	56
十一	泰	.....	61
十二	否	.....	67

